

马克思为什么没有完成《资本论》的定稿工作

(上接第9版)

19世纪70年代中叶以后,他开始集中关注土地所有制问题,与其保持频繁学术交往的马克思西姆·马克西莫维奇·科瓦列夫斯基于1879年出版了《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马克思立即对该书进行了详细地摘录和评论;之后,在科瓦列夫斯基的引介下,马克思又接触到路易斯·亨利·摩尔根于1877年发表的《古代社会》一书,并对书中的重要观点进行了摘录,写下98页摘录、106条批注,其中既有马克思自己的概括,也有对摩尔根主要观点的进一步阐述,马克思还批评并修正了摩尔根的部分观点,调整并改进了全书的结构;接着,马克思又运用改造过的摩尔根学说摘录批评了约翰·巴德·菲尔的《印度和锡兰的雅利安人村社》、亨利·萨姆纳·梅恩的《古代法制史讲演录》和约翰·拉伯克的《文明的起源和人的原始状态》等著作。这些内容后来被称为“人类学笔记”。其实,它们只是劳伦斯·克拉德于1972年从马克思晚年留下来的约八开笔记本30000页中选择了208页编成的,就是说,只占马克思摘录、笔记中很小的部分。

在此前后,马克思还利用施洛塞尔18卷本的《世界史》、博塔《意大利人民史》、科贝特《英国和爱兰的新教改革史》、休谟的《英国史》、马基雅维利的《佛罗伦萨史》、卡拉姆津的《俄罗斯国家史》、塞居尔的《俄国和彼得大帝》、格林的《英国人民史》等材料,按照编年顺序摘录了从公元前91年到1648年世界各地特别是西欧各国的政治历史事件,写下了篇幅巨大的“历史学笔记”,主要涉及罗马帝国初期奴隶制渐次衰落到西欧封建制度的形成、城市势力的增长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封建制度动摇、西欧近百年来的发展以及在资本主义萌芽过程中重大的历史事件和矛盾冲突,“三十年战争”对欧洲近代民族国家形成的影响等主题。

在《资本论》的整理、写作颇为紧张和困难,晚年身体状况严重恶化的情况下,拓展这样新的领域和撰写如此大容量的笔记,意欲何为呢?我们看到,两部笔记,特别是“历史学笔记”多是史料摘录和事件罗列,马克思本人的用意和思想并没有充分而明确地表达出来。但不难看出,在对现代社会错综复杂的结构和境况分析受阻的情况下,马克思试图通过对资本主义史前史的溯源和探究中,尝试从欧洲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和不同国家的具体发展过程中寻求索解现代社会的形成过程、结构要素及其逻辑关系。

我们知道,马克思提出的历史唯物主义非常重视经济因素在历史发展中的首要作用和在社会主义结构中的基础地位,《资本论》第一卷基本上就是以此为准则借助英国的典型案例来阐释和分析资产阶级社会的形成及其本质特征的。但随着晚年视野的拓展,马克思注意到,即使从英国的情况来看,15世纪以前资本的原始积累也并不单纯是经济活动,绝对王权、重商主义、圈地运动等历史事件已经折射出资本主义背后复杂的政治因素。

即使是有关经济因素,马克思晚年的突破还在于,他注意到英国之外其他更多国家在走向资本主义道路过程中例外的情形。“历史学笔记”第一册中马克思对罗马帝国、意大利历史的详细梳理表明,罗马的城市繁荣和商业发展没有催生资本主义,被剥夺了小块土地的自由农民没有变成雇佣工人,意大利农奴制瓦解之后产生的资本主义萌芽没有确立资产阶级所有制的统治地位。这促使马克思进一步反思商业和货币流通的发展为什么不能产生资本积累?劳动者与土地的分离为什么没有产生自由劳动力?兴起的资本主义萌芽为什么会再度被小农生产方式吞噬?等等。此外,马克思在“历史学笔记”第三册中特别考察了新航路开辟、殖民掠夺、世界市场形成等历史事件,这对于从经济层面讨论资本主义产生及其在全球范围内的拓展是一项重大的视域拓展。

对于西欧现代社会的形成和发展来说,宗教始终是不可或缺的因素。过去由于脱离具体文本语境而对“宗教是人民的鸦片”所做的抽象阐释及其流行,马克思作为一个无神论者和反宗教斗士的形象被无限地夸大了。实际上他的思想与宗教之间的关系至为复杂,在晚年笔记中表现得也非常明显。宗教问题是贯穿“历史学笔记”四册内容的一大重点,第一册笔记中的比萨十字军东征,第二册笔记中的比萨宗教会议、康斯坦茨宗教会议、巴塞罗纳宗教会议、胡斯战争,第三册笔记中的路德宗教改革、闵采尔农民战争,第四册笔记中围绕宗教分歧展开的欧洲

三十年战争等等都是基督教史和欧洲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从这些摘录可以看出,马克思认为宗教是塑造欧洲历史,进而理解资本主义起源的重要视角。宗教在欧洲历史进程中形成了思想统一性,而它的现代转换促成了欧洲社会观念的整体变迁——一种以物质财富或资本为核心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原则快速而有力地击碎了传统社会,从而开启了欧洲的现代化历程。

我们看到,马克思晚年笔记中对那些复杂材料的梳理不是把历史发展看成某种抽象的“历史哲学”的基本原则和公式的运用,不是对以往成型的重要观点和“经典表述”的再度重申和举例验证,而是以大量实证材料探究了各个国家在资本主义起源、演变过程中“经济—政治—宗教”具体状况所导致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这促成了马克思对历史唯物主义框架的重新思考和突破,某种程度上也是对作为《资本论》这部“政治经济学批判”著述的形而上学(哲学)基础的反省、深化和重构。

四、对俄国社会未来走向的设想

在求解资本主义史前史的同时,马克思在1867—1883年间还把视野扩展到西欧之外的东方,特别是俄国。他论述了俄国农村公社的历史命运,也思考了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未来前景。以往他对社会主义的思考主要以欧美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为背景,他所表述的社会主义目标和特征也无不以资本主义高度发展和资产阶级的存在及其对它的否定为前提,现在一个村社制度刚刚解体、资本主义根本没有充分发展的东方大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摆在了他的面前。

前文说过,《资本论》第一个外文译本是俄文版,1872年4月出版之后在俄国知识分子中“极受欢迎”,对于俄国革命者和有识之士思考土地问题、农村公社的状况及其前景这些“在俄国是多么为人注意”“特别是为我们社会主义党所注意”的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价值。1881年2月16日,俄国早期社会主义运动女活动家查苏利奇写信给马克思,介绍了这方面的情况,指出:“最近我们经常可以听到这样的见解,认为农村公社是一种古老的形式,历史、科学社会主义——总之,一切不容争辩的东西——,使农村公社注定要灭亡。鼓吹这一点的人都自称是你的真正的学生。”马克思回应说,“你对我我国农村公社可能的命运以及关于世界各国由于历史的必然性都经过过资本主义生产各阶段的理论的看法,那么,这将使我们获得极大的帮助。”她期待马克思写出一篇较长的文章,或者一本小册子,实在不行写一封信来回答她提出的问题。

我们知道,马克思是一个社会规律论者,历史唯物主义揭示出基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历史发展呈现出一个不同形态“建构—更迭—再建构—再更迭……”渐次上升的运动过程,这就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性、统一性。然而,马克思之规律论又是一个“弱”规律论,而不是“强”规律论,因为深得辩证法精髓的马克思很早就注意到,社会形态是一个复杂的“有机体系统”,社会发展中的“现实的人”具有主体作用,必然性通过偶然性得以显现,社会规律具有“似”(“相似”而“不是”)自然规律的特征。我理解,“查苏利奇之问”的核心要义就在于触及到了社会发展中的“跨越”与“不可跨越”的难题。

在撰写给查苏利奇的回信时,马克思详细研究了俄国农村公社的历史、现状和特点,分析了俄国农村公社的二重性和两种可能的前途:或者是它所包含的私有制因素战胜集体因素,或者是后者战胜前者,这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很明显,与西欧相比,俄国是一个庞大而又落后的东方帝国,也是世界上唯一较为完整地保留了村社和土地公有制的国家。1861年废除农奴制的改革,1877年爆发的俄土战争使国内外各种社会冲突空前激化。在这种形势下,马克思认为,俄国的农村公社“目前处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中:它和资本主义生产的同时存在为它提供了集体劳动的一切条件。它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要挽救俄国公社,就必须有俄国革命。”“如果革命在适当的时刻发生,如果它能把自己的一切力量集中起来以保证农村公社的自由发展,那么,农村公社就会很快地变为俄国社会新生的因素,变为优于其他还处在资本主义制度奴役下的国家的因素。”这也意味着在社会运动中“跨越”发展是可能的。

但是,关键之点还在于,为了将俄国的村社土地公有制提高到共产

主义所有制的水平,还需要有一系列具体条件;其一,必须吸收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就。当在社会制度上跨越资本主义的同时,必须在生产上吸取同时代资本主义的先进成果,以充实共产主义的物质基础。其二,必须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帮助公社复兴。特别是在俄国公社面临巨大的灾难,处于极不正常的状态,受到日益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关系明显威胁时,“首先必须排除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然后保证它具备自然发展的正常条件”。其三,必须有俄国内部自我改革和革命,否则就只能听凭它无可挽救地死亡下去。其四,必须有欧洲革命的引发和支持。光指望俄国内部条件,革命难以发生,而没有革命,跨越资本主义就将成为不可能。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把希望寄托于欧洲革命和俄国革命的相互引发和推动。很明显,不具备这些条件甚至这些条件不充分,社会发展中的“跨越”或者不可能实现,或者也会削弱其成果,这些条件是“不可跨越”的。

必须指出的是,马克思的上述思考还只是一些原则和构想,并不是很成熟的看法和明确的意见。他接到查苏利奇的回信后,很费踌躇,先后写了四个草稿,前三个草稿都很长,而正式发出的复信却非常之短。他反省说,以往“在《资本论》中所作的分析,既没有提供肯定俄国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也没有提供否定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但是,我根据自己找到的原始材料对此进行的专门研究使我深信:这种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可是要使它能发挥这种作用,首先必须排除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然后保证它具备自然发展的正常条件。”这些话真实地透露出他的纠结。这也表明,

马克思晚年并不存在一个研究重点由西方向东方的转移,更不可能形成一个与《资本论》所建构的西方发展道路不同的“东方社会学理论”。虽然他从1870年代开始大量接触俄国文献、与俄国学者和革命家交往,还自学了俄语并且编写过《我藏书中的俄文书目》,但他的主要目的还是研究土地制度和资本主义的起源,他对俄国社会的了解和分析仍不能与对西方情况的熟悉相提并论。

所以,我们必须客观而审慎地看待马克思在1867—1883年间关于东方社会的思考,并将这一思想、活动与20世纪社会主义的理论、实践之间进行合理的比较与勾连。

五、“我只知道我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在交错进行上述多样活动和思考的同时,马克思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自觉地思考了其学说未来的命运。在当时,更为年轻的资本主义的批判者、社会主义运动的活跃者成长起来了,他们中的大多数至少在表面上都尊重马克思及其学说,给予了形形色色的阐释、传播和发挥,使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渐次扩大。但马克思是一个异常清醒的思想家,他一方面欣慰于自己毕生所从事的事业后继有人,悉心地去予以支持、帮助和指导;但另一方面,敏锐地觉察出自己的思想、苦心在当时已经不能被忠实理解和准确转换,而是出现了很多误读、偏差和曲解,为此他很焦虑,频频发出抑郁的慨叹:“tout ce que je sais c'est que moi je ne suis pas marxiste”——“我只知道我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句反复发露的话该如何理解呢?谨根据我所掌握的文献特做如下的分析,即马克思提醒后继者不能把他的学说理解和演

变为——

作为“超历史”的“万能钥匙”的马克思主义。1877年,马克思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谴责了米海洛夫斯基把他“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认为“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接着就举了《资本论》中的几处论述来详加分析,指出他的学说不是“一把万能钥匙”,不是“一般历史哲学理论”。

“当作标签贴到各种事物上去”的马克思主义。现在流传下来非非常明确地披露马克思上述慨叹的文献来自恩格斯1890年的几封书信。在8月5日致康·施米特的信中他指出,马克思特别反感把“唯物主义”“唯物史观”“当作标签”,只看重马克思主义哲学“依赖于物质存在的条件”而“排斥思想领域反过来对物质存在方式起作用”,把唯物史观解读为“经济决定论”,使“唯物主义”这个同成为“只是一个套语”,“一把这个标签贴上去,就以问题已经解决了”。而在8月27日致保尔·拉法格的信中再次痛斥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设想“马克思大概会把海涅对自己模仿者说的话转送给他的学生们:‘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

作为政治斗争工具的马克思主义。德国社会主义党围绕合并而展开了旷日持久的斗争,而且两派之间都声称其主张符合“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虽然不能协调他们之间的矛盾,但马克思敏锐地觉察出,他的学说有被利用的危险,1878年,在给奥古斯特·倍倍尔、威廉·李卜克内西和威廉·白拉克等人的信中,他说自己不担心身后其思想被淹没,而是要特别警惕他的学说以后会沦为政党政治斗争的

工具和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哲学”,认为那样会“窒息精神创造的本质”,并且举例说黑格尔哲学就是这样的衰落。

垄断思想解释权的马克思主义。同样针对拉萨尔、倍倍尔、李卜克内西等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展开的纷争,马克思还发出这样的痛心之语:“你们应该明白:把马克思主义垄断化并使它成为一种国家宗教,就意味着卡尔·马克思精神的死亡,而这种精神正是他毕生研究和生活的灵魂之所在”。这里必须强调指出,马克思的这种说法有特殊考量和具体语境,所以也不能无限地延伸、引用和肆意发挥,但他生前对将其理论和方法做简单化、极端化、“顶峰论”的理解的倾向保持高度警惕并且所做出的严厉批评,真正显示了其所做的高瞻远瞩,确实发人深省。

1867—1883年间马克思众多的社会活动和驳杂的思想图景,透露了身患多种疾病,并且被视为“处于慢性死亡状态”的他反而较以往具有更为宽广的研究视野、清醒的自我反省和深入的现实考量。从思想史研究角度看,这一时期马克思的理论和实践探索在继承早年思想逻辑(特别是《资本论》对现代社会理解)的基础上,更加突显了他与20世纪东西方社会历史(特别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关系演进)具有多元、复杂而深刻的关联。长期以来,由于不注重对这一阶段文献的整体把握和具体文本细节的解读,造成了对包括《资本论》在内的马克思思想的理解存在不同程度的偏差乃至误读。回到马克思的原始著述中探寻《资本论》没有定稿的原因,不仅有助于理解马克思思想的复杂性、丰富性,也有助于总结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命运和探索它在21世纪的发展。

《朱子读本》序

■朱天人

个号——紫阳,就是为了不忘徽州(婺源古属徽州)是他的祖籍之地。紫阳,是徽州歙县县城附近的一座山,他的父亲朱松曾经在山下的书院里读过书。可见,徽州、婺源始终在他的心中,念兹在兹。朱子一生二度回婺源(要知道,在那个时代,交通极其不便,从福建回一次婺源,要跋山涉水历经艰险,要耗费一个多月的时间),除了展墓祭祖之外,他主要做的事情就是讲学和传播理学,并以此为指导思想兴学和改造民风、民俗。

朱子深爱着这片土地。这片土地的人民也深爱着自己的儿子。朱子在婺源民众的心中,就是一个圣人,他享有至高无上的尊崇,即便受到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冲击,朱子在婺源人民心中的地位也不曾动摇。所以,有关他的遗迹被完好地保存了下来;有

关他的传说、逸闻和各种动人的故事被口耳相传地继承了下来。改革开放以后,出现了一所近的一所山,他的父亲朱松曾经在山下的书院里读过书。可见,徽州、婺源始终在他的心中,念兹在兹。朱子一生二度回婺源(要知道,在那个时代,交通极其不便,从福建回一次婺源,要跋山涉水历经艰险,要耗费一个多月的时间),除了展墓祭祖之外,他主要做的事情就是讲学和传播理学,并以此为指导思想兴学和改造民风、民俗。

教材,系统地向学生介绍朱子,讲解朱子的基本思想和学说。他说朱熹中学的学生不能不懂朱子。我觉得他的想法非常好。这样一本教材,不仅立起了这所学校的风格和特色,更使它的学生们在人文教育上获得了领先于其他学校的优势。但是,我也有些许的担忧——编这样一本教材,谈何容易?不久,教材稿本出来了,它使我对我朱熹中学的老师们刮目相看:他们编得很好。当然,作为一本教材,它确实还不能说很成熟,尤其是有了一些表述的科学性还有待提高,有些理论上的问题还把捉不准。但是,这都是以后可以进一步修改提升的。我相信,只要有对朱子的崇敬之心,对学生的负责之心,对国家社会的担当之心,加强学习,不断修改,这本教材一定会越做越好。

档案里的近代中国金融变迁史

■陈占宏

10卷20册出版了,加上此前已出版的第三批2卷4册成果,本项目已出版了12卷24册,洋洋大观,其史料价值和现实意义都很突出。

这套书分为综合编和专题编两大部分。其中综合编按时段分卷,各卷以事件为纲,兼及法令颁布、政府监管、市场运作、货币发行等方面内容。所选档案史料系从多个宗宗汇总而来,反映全局性概况。专题编按机构、行业、人物分为若干卷,各卷以重要会议、记录、组织人事制度主要规章、重要来往文电、营业报告、统计资料、专题报告、行史资料和函电书信、日记、回忆录、大事记为主要收录对象,以各机构内部管理运作为主要内容。档案史料主要来自各该机构宗宗,少量选自其他宗宗。

就完整性和系统性而言,上海市档案馆收藏的金融档案史料在国内称得上首屈一指。馆中收藏1949年前的金融档案总计6万卷,其中仅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档案,就达6000多卷。当时的“南三行”“北四行”等7家民营银行

的案卷亦多达16000卷。目前业已出版的本系列12卷24册图书,共计约480万字,原始档案影印件近1.5万幅。本系列是一个开放性的丛书,其第三批10卷也已入选“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将会陆续出版。

目前市场上有关近代中国金融变迁档案类的图书并不多,仅有的几本金融档案图书,或者由于档案资料占有不够丰富,或者由于编选者的选择视角不同,致使其在当时编选的时候可能会舍弃一些在今天看来比较具有研究价值的资料。本系列图书的编选者,复旦大学中国金融史研究中心以及上海市档案馆的研究人员,通过精心选择、细心整理,力图比较完整、清晰地反映近代中国金融变迁的历史脉络。另外,参编人员在对原始档案进行仔细辨认的基础上,对其中一部分书稿加了大量注释,以方便读者使用。

目前所能见到的一些金融档案图书,有的是对于一个金融机构原始档案影印全部收录的,如

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的30册的《中国金融档案·大陆银行卷》(影印本);有的只是整理文字稿,如《近代天津金融档案系列丛书(金城银行、大陆银行、盐业银行)》《中央银行史料(1928.11—1949.5)》(上下册)。对于金融档案原件一网打尽式、不加选择地影印出版,虽然对于专业研究人员是有价值的,也是受欢迎的,但是对于广大的金融史爱好者来说就会带来阅读的困难,因为他们没有必要花费太多时间和精力去研究档案原始资料。如果仅仅出版文字整理版本,的确满足了一般金融史爱好者的需求,但是研究人员在研读的过程中,倘若有任何疑问,便无从查核、验证。有鉴于此,本系列图书中的每卷都分“文字版”与“影印版”两册,整理文字版与影印版一一对应编排,方便读者对照阅读。

通过对上海市档案馆馆藏量巨大、内容丰富、极有价值的金融档案史料的整理出版,有利于这些档案的进一步开发利用,亦能更好地为政府决策服务,为学术研究服务。



《上海市档案馆近代中国金融变迁档案史料汇编》,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